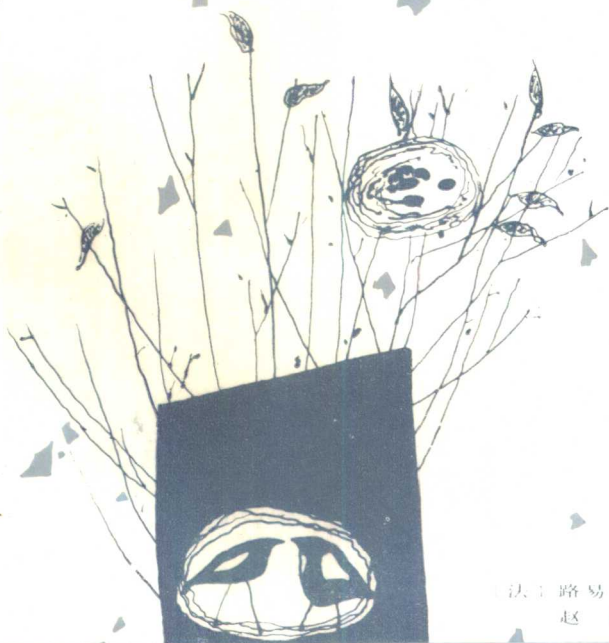




# 雪 恋



这是一部独具风情的法国小说。作者是法国移民在加拿大土地上拓荒者的儿子，他真实地再现了冰雪大森林中开拓历史人们的生活。这群法国移民的婚姻、爱情在与大自然搏斗中萌生、成熟；他们的爱情是严酷的自然所无法征服和金钱所无法异化的。



〔法〕路易·埃蒙 著  
赵 静 漪 译

# 雪 恋

〔法〕路易·埃蒙 著  
赵 静 漪 译

吉林文史出版社

**雪 恋**

〔法〕路易·埃蒙著  
赵静漪 译

责任编辑：康树凡

封面设计：姜 凡

---

|                 |                         |               |     |       |
|-----------------|-------------------------|---------------|-----|-------|
|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 787×1092毫米32开本          | 5印张           | 2插图 | 110千字 |
|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 | 1990年10月第1版             | 1990年10月第1次印刷 |     |       |
| 长春市第十一印刷厂印刷     | 印数：1—1 390册             | 定价：2.50元      |     |       |
|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 ISBN 7-80528-303-6/I·51 |               |     |       |

---

# 魁北克大森林中的历史和人

(代 序)

## 志 斌

如果你想在本书中看到刀光剑影，看到罗曼蒂克，看到秘闻艳情，那注定是要失望的，

但是从这本薄薄的小说中却可以看到加拿大魁北克省独具风情的历史，看到在冰雪大森林中开拓历史的活生生的人，他们的情和事是不会让善于思索的头脑和求美的心灵失望的。

魁北克省位于加拿大的最东端，所处纬度甚高，所以冬天寒冷而漫长，诚如一位魁北克诗人所言：“我的国家不是一个国家，她只是冬天。”冬天几乎长达半年，春、夏、秋却十分短促，而夏天气温又甚高，正午可达30℃，无怪乎有人说，在魁北克，夏季过去便是冬天。大片浓密的、一半时间冰封雪盖的森林和湖泊构成了这儿独特的自然景观。17世纪时，处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法国移民首先来到了这片未经开发的处女地，并在这里扎下根来。18世纪后，英国殖民者与法国开战并夺取了魁北克，而法国移民则数次武装反抗英军统治。此后由宪法规定，魁北克成为加拿大的一个省，来自法国的魁北克人就在这个英裔人的世界里，在与严酷的大自然的搏击中生活了四百来年，由此形成了自己顽强、幽默、乐观的独特民族性格。

本书就是本世纪初叶魁北克人始自17世纪的向原始森林深处开垦拓进历史的极为真实的艺术反映。作者路易·埃蒙

是一位英年早逝、卓有才华的法国作家，他出身于书香门第，在巴黎长大，1903年移居英国，1911年又移居加拿大，在蒙特利尔和魁北克度过了漫长的冬天。1912年6月，他来到圣让湖附近的佩里蓬卡和加拿大森林里的拓荒者共同生活了几个月，获得了丰富、生动的生活素材，那些拓荒者就成了这本小说中人物的原型。不幸的是，路易·埃蒙正当创作鼎盛时期，却意外的死于车祸，本书便成了他的绝笔之作。作者去世后，小说才公开发表，并获得了极大成功，被翻译成多国文字，产生了持久而热烈的轰动效应。为了纪念他，自1919年起，加拿大的两个湖分别被改名为埃蒙（即作者的姓）湖和夏普德来那（即小说中主人公的姓）湖，于此亦可见他和他的小说在加拿大人民中影响之深之大。

夏普德来那一家人是魁北克法国移民后代的典型。为求生存和发展，他们年复一年默默忍受着漫长冬天带来的严寒和孤寂，象盼望节日似地盼望着春天的来临，尽管春天匆匆过后便是炎热的夏天，而夏天则意味着紧张的、超强度、超负荷的体力劳动：“火辣辣的太阳把他们的颈背烤得生痛，黄豆粒大的汗珠把眼睛渍得睁不开；整天在地里曲背弓腰，到了晚上收工时，一个个痛得呲牙裂嘴直不起腰来”，但他们还是“象过节似地迎接地里的重活，他们仿佛得到上帝的恩准似地又开始从早到晚地忙碌起来”，正是从这种沉重紧张的忙碌中，他们才品味到收获的喜悦和生活的希望；也正是因为这种喜悦和希望使他们生出一种满足和乐观，就象夏普德来那妈妈说的：“这儿的人身体好，不欠一点儿债，上哪里去找比这更好的生活！大家都很自由，没有工头管着，而且还有自己的牲口，只要干活，就是在为自己谋利……这日子多舒心啊！”“……有一块好地的人生活是最美不过

的。”当然，这听起来有点田园诗味道的“安贫乐道”思想同现代观念是格格不入的，但是，这些生活在本世纪初叶、用落后的生产方式单枪匹马向大自然作顽强拼搏的农民，不产生如此想法，难道还会有别的什么新观念吗？事实上，唯其有了这种满足和乐观，他们才能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为今日的加拿大奠定下现代文明的基础。作者如此写来，正体现出他的历史主义态度和现实主义精神。

路易·埃蒙在描述这个家庭的历程和命运时，着力刻画了夏普德来那老爹和玛利亚的形象。在夏普德来那老爹身上，除了魁北克人固有的坚韧和乐观外，最给人打下深刻烙印的是那种永不安于守成而宁愿生活动荡不定却一定要不停地开拓创业的精神。他说过：

好多次，每当我们在一个地方住上五、六年后，经过一番辛苦总算开始有一份不错的家产，有了牧场，大片土地已开垦出来可以播种，盖上了一座房子，房里的墙壁全都糊上带图片的报纸，……周围陆续搬来了人家，我们什么也不用发愁，只要好好干活就可以了，而且我们还是处在美丽的堂区中心，罗拉可以高高兴兴地去教堂……；然而一旦过上那种安定的日子后我就觉得心里空荡荡的，我开始讨厌那个地方，不愿意再出去干活。……我听说北边更远的大森林里有肥沃的土地，……一听说有这样一个我从来没见过仍荒无人烟的地方，我就急切地向往它，仿佛那里是我的老家似的……我恨我眼前的一切，厌恶这些我自己辛辛苦苦经营起来的家业，什么田地啦，栅栏啦，还有那挡住我视线的牛圈啦……

就这样，夏普德来那老爹一次又一次地拓荒、创业，又

一次又一次地放弃、出走，可耕种、能收获的肥沃农田不断地在他身后扩大、绵延，而待开发的原始密林则不断地在他前面涌现又消失——他的家成了森林最深处的农家，他的目光却仍然在向前方探视。然而，开拓、创业，不仅需要付出汗水和心血，甚至要以生命为代价。夏普德来那妈妈一辈子无怨言地追随丈夫向密林深处拓展，最终因此染上恶疾且因道路遥远不及医治而撒手人寰。“……在诺曼旦、密斯塔西尼以及我们曾经住过的地方，谁都知道我干活非常卖力。在森林里，我开垦出了好多的地，盖了好几所房子和谷仓，同时我不断地鼓励自己，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有一块非常棒的地，在这块土地上你母亲将能象老堂区里的女人们那样生活……。然而她却在远离人群、远离教堂、紧靠鬼哭狼嚎的森林的这块半原始的土地上死去了。她在这种地方离我而去全都怪我！全是我的错！”夏普德来那老爹在爱妻死后对女儿玛利亚说的这段话，满怀懊悔和悲伤，他的这部“创业史”，的确堪称悲壮。然而，以夏普德来那老爹的性格而言，即便他能预见到要付出这些代价，他就会放弃自己视之为生活、生命第一需要的开拓么？显然不会。夏普德来那老爹的这种品格不是什么个人的偶然的秉性，而是魁北克人几个世代民族精神在具体个人身上的积淀，是当时历史和他置身于其中的文化环境的产物。

作为夏普德来那的长女，作为年轻的一代人，玛利亚的性格显然更为复杂而微妙。一方面，她遗传着父祖辈忍受贫穷艰苦的韧性和乐观、开朗的性格，有着从现实生发出来的对未来的美好憧憬，那是她和弗朗索瓦·巴哈迪的爱所引发的：“他们的结合将赋予每日平淡无奇的生活以绚丽的色彩。她一直有一种模模糊糊的预感：他俩的生活中将会有望

弥撒时所唱赞美诗中的那种美好的东西，会有象风和日丽所带来的惬意一样的令人陶醉的东西，也会有与意外的收获或丰收所带来的喜悦一样的东西。”“只要一想到弗朗索瓦·巴哈迪，只要想起他的模样和他的出现以及他和她之间现在和将来的爱情，立刻就有一种东西在她心头跳动燃烧。她相信自己健美的体魄、巨大的毅力和无比的纯朴一定会使她美好的理想奇迹般地得以实现。”然而另一方面，心灵的创伤和外来的刺激又悄悄地但却是有力度地动摇着她固有的传统观念的根基，唤起了她对另一种生活的向往。先是恋人巴哈迪被森林里的暴风雪所吞没的悲剧强烈震撼了、刺痛了她美丽躯壳里的善良的心，“玛利亚无时无刻不在想：她的生活已经完了，世界对于她也只是个痛苦的荒原，因为弗朗索瓦·巴哈迪春天不会来了，以后不会再来了，扔下不幸的她，她一直沉缅于痛苦的往事而不能自拔。”她开始对如此人生、如此现实用另一种眼光去探视；其后，那些去美国谋生的人所带回来的关于“美丽而遥远的都市和他们所提供的美好富裕而且陌生的生活”以及另一种人生观、价值观，对她是一种更有力的冲击，“寒冷、雪白、睡死过去的田野以及阴森森的森林，玛利亚从小就熟悉它们，可是现在她第一次对它们产生憎恨和恐惧。”而那位继巴哈迪之后向她求爱的在美国谋生的小伙子则“可以带给她一个使人眼花缭乱的世界、城市的幻影，他还可以帮助她摆脱冻结着的乡村和幽暗的森林给她心灵带来的巨大压力……”因此，当邻居小伙子欧特罗普·加农第三个向她求爱，并絮絮叨叨地向她描述他的奋斗、他将给她带来的生活图景时，她的心却在悲哀地呻吟：“啊！这就是欧特罗普·加农能给予她的一切！等上一年，然后做他的妻子，搬到另一块半开垦土地上的另一



间小木房里去继续过现在的生活……这漫无边际、捉摸不透、充满敌意的奥秘的大森林，象只无情的拳头紧紧地扼着他们，他们一年又一年地拼命干，才使这只拳头渐渐松开，每年从春到秋放出几阿尔邦的土地，就这样过着平淡无味的苦日子。不，她不愿意这样生活！”

正当玛利亚在两种价值取向的歧路间徘徊、心灵深处两种观念激烈交锋之际，母亲的死和父亲的悔恨就加剧了她离开这片贫穷土地的愿望。父亲对母亲深情的赞颂固然使母亲在玛利亚的心里变得庄严非凡，母亲过去活生生的让她那么爱戴的随和谦逊的品德全都消失在另外一些几乎是英雄般的德行后面了，但同时，对母亲那样艰难地勇敢地生活，身后却留下无穷遗憾的感慨和“难道一生的辛劳就值这几句夸奖？”的疑问也在玛利亚心头涌现了；她可以象母亲那样过一辈子，只是她还不想这么做，既然那个在美国谋生的小伙子可以把她带到神奇陌生的世界中去过好日子，那她“为什么非要留在这里受这般苦难呢？”为什么呢？她想来想去怎么也找不出应该留在这里的理由。

尽管她自己找不出理由，但她赖以生存并以其巨大力量摆布着魁北克人的那片大自然的许多美妙之处，特别是她那植根于民族心理深层的对故土上的一切（本民族的语言、文化、宗教、习俗等）的眷恋，对先辈历史的崇仰，以及作为魁北克人的使命感，却对她的去留作出了明确的回答，为她指定了生活的道路——

我们飘洋过海带来祈祷文和我们自己的歌；这么多年来它们还是它们，没有受什么影响而发生变化。我们在胸中带来了我们祖国人民的那颗富有同情心、乐观、活泼而且勇敢的心，这颗心比人世间所有的心都更有人

情味；几百年来它始终没有变。！……

……根据自己的切身经验和命运，我们清楚地懂得我们的职责，那就是坚持……一直保持我们自身的特点……。我们已经保持了我们的特点，不使其受外界的影响，这样也许是为了几个世纪之后世界望着我们说：

“这些人是不会消亡的民族的后代……”我们是历史的见证人。

这就是你应该留在父辈居住的地方的理由，你要象他们那样生活，服从无声的命令，这命令在他们心中产生过，也存在于我们心中，而且还要由我们把它传给子孙后代……

最终，玛利亚答应了欧特罗普·加农的求婚。这是全书的终结，也是一颗求真、求善、求美之心对人生道路探索的终结。这个终结使人感到沉重：玛利亚终竟没能摆脱传统所产生的巨大内外压力，没能过她曾经为之动心的另一种生活，于此可见观念更新之不易；然而，沉重之中我们又感触到一个顽强民族生命的有力悸动：玛利亚毅然舍弃自己的个人追求，忍苦负重地、自觉自愿地汇进了创造魁北克新历史的洪流——没有千万个玛利亚的努力和牺牲，就不会有魁北克今日高度现代化的现实。正是通过这种矛盾的双棱镜，作家照射出了人和历史的复杂性。

值得指出的是作家体现在这本小说中的别具新意的写作手法，它不同于别的小说的地方之一是散文诗似的叙述和对人物的白描。书中没有复杂的情节和错综的人物关系，甚至没有对人物外貌及身世的色彩浓郁的精细描写，它只是抓住生活之网上的几个点，如行云流水般地淡淡写来，而细细咀嚼后却感到味道很浓、后劲很足。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书中对

北方景色、特别是对北国之冬的描绘，它有如清韵悠长的乐章，又似墨汁淋漓的水墨画，没有亲身体验的人是难以写出、品味到它的全部奥秘全部美的。

以夏普德来那一家为代表的魁北克人的那一页拓荒史、创业史早已揭过去了，现在，魁北克人的生活已经达到世界上的最高水平。这，对于正在艰苦开拓中的我们，不也是一种启示吗？！

1989. 1. 25

于长春

“弥撒到此结束。”

佩里蓬卡教堂的门开了，人们从教堂里面鱼贯而出。

这座位于佩里蓬卡河上游高坡上大道边的教堂几分钟前还是冷冷清清的，结着冰的河面上覆盖着皑皑白雪，整条河酷似一块大平原。四月的太阳透过灰色的云层向大地射下几道毫无热度的光，春天的大雨还未降临，积雪仍厚厚地盖着大道，盖着田野。冰冷的白颜色，木头的小教堂，大道边稀稀落落也是木头盖起来的几座房子，以及周围挨得那么近象是威胁着人们的黑黝黝的森林，这一切展现出一幅严峻地区艰难生活的图画。这时，男人们和年轻人迈出了教堂大门，一伙儿一伙儿地聚在教堂门前宽大的台阶上，他们互相快活地打招呼开玩笑，并且不断地变换着谈话的话题，一会儿是些正经事，一会儿又嬉笑着闲扯，看得出来，这是一些乐观而坚强的人，什么事情都阻挡不了他们的欢笑。

铁匠达代·佩桑的儿子克莱奥法斯·佩桑已经神气地穿上了夏天的浅色衣裳，一件有宽宽垫肩的美国上衣，但这个星期天仍然十分寒冷，所以他头上还是戴着那顶冬天戴的有野兔皮护耳的黑呢帽，而没有戴他非常喜欢的那顶硬毡帽。

在他身边的是埃吉德·西马和另外一些同他一样乘雪橇从远处来的人。他们从教堂里走出来后，赶紧把肥大的皮大衣上的搭扣扣好，并用红腰带把腰身系紧。本村那些穿着獭皮

毛领皮袄的漂亮小伙子正在敬重地同纳兹埃尔·拉罗什说着什么，这是一个高大而又肩宽的黑黧黧的老头，他来望弥撒，穿戴同平时一样没有任何变化：一件山羊皮挂里的褐色粗皮短袄，裤子上打着补丁，裤腿外面套着灰色羊毛长袜，脚登一双北美驼鹿皮做的皮靴。

“我说拉罗什先生，河那一头情况还好吧？”

“还好，年轻人。不错！”

他们从各自衣袋里拿出烟斗和用猪膀胱做的里面装满碎烟叶的烟袋，憋了一个半小时不能抽烟，这会儿可美美地抽了起来。第一口烟吸进肚里之后，他们又开始说起天气，说起姗姗来迟的春天，以及圣让湖上和各条河里的冰，他们还互相述说自己的事情及堂区内的种种新闻。由于居住分散而且气候恶劣，一个星期只能见一次面，所以他们抓紧时间聊着。

“湖上的冰还结实，”克莱奥法斯·佩桑说，“不过河里的冰就不那么把握了。这星期，那个一冬天都有暖水涡的岛的对面，与暗礁相平的冰面裂开了。”

另外几个人开始议论起可能到手的收成，要知道现在雪还没有融化，大地还没有从雪下面露出来呢！

“告诉你们，今年年景可能不好，”一位老人这样说道，“最后几场大雪还没有下，地就已经上冻了。”

人们谈话的兴致慢慢冷了下去，大家全都转身向大台阶的第一层阶梯围过去，拿破仑·拉利贝泰正站在那里，准备象每星期那样大声地通报本堂区的消息。

他一动不动地站着，沉默了一会儿等大家安静下来，双手插在猎狗皮大衣的衣袋里，双眉紧蹙，皮高帽下面的那双深凹下去但却炯炯有神的眼睛眯缝着。当人们静下来后，他

开始使出吃奶的劲儿，用车老板吆喝牲口的大嗓门喊起来。

“又要开始修筑堤坝了……我已经收到政府下来的款子，凡是想参加的在晚祷告之前来找我。如果你们希望这笔款子用在我们堂区而不还给魁北克的话，就快来跟我说，好让你们早些开工。”

有几个人向他走了过去，别的人好象无所谓，只是笑笑。一个好说怪话的人小声地问：“干一天活挣三个皮阿斯特<sup>①</sup>，谁干啊？拉利贝泰先生去吧！……”

他说这话更多的是嘲讽而没有恶意，说完之后他也哈哈笑了起来。

拿破仑·拉利贝泰两手一直插在大衣兜里，端着肩膀站在平台的最高一层台阶上，继续大着嗓门说下去。

“下星期，将有一个土地丈量员从罗贝尔瓦勒到我们堂区来，如果谁想在夏天重新垒墙修栅栏之前让他量一下自己地块的话，就吱一声。”

这条消息在人群中毫无反响。佩里蓬卡的种地人根本无意为了多得或怕丢掉几平方英尺的地而去请人校正他们土地的界线；相反，连他们当中最壮实的庄稼汉也还有三分之二政府租给的土地有待开垦，还有大片的森林或沼泽地需要征服呢。

拉利贝泰继续在喊：

“这里有两个有钱人要买皮货，你们如果有熊皮、水貂皮、麝鼠皮或狐狸皮的话，请在星期三之前到商店来见见这两个人，或者也可以跟密斯塔西尼的弗朗索瓦·巴哈迪讲一下，他同他们一起来的。他们有很多很多的钱，一等皮货他

---

①皮阿斯特：埃及等国的货币名称。

们会付现钱的。”

说完要说的事情之后他走下平台的台阶，一个面孔狡黠的矮个儿男人跳上去站在他刚才站的地方。

“谁愿意买我品种优良的漂亮小猪？”他指着脚边一堆丑陋不堪，在麻袋里蠕动着家伙问大家。

大家报以一阵哄笑。

“你们知道我奥尔米达斯的猪品种优良，它们肥得象老鼠，翻墙跳栅栏灵得象‘松鼠’。”

“二十五分一头！”一个小伙子嘲弄地喊道。

“五十分！”

“一皮阿斯特！”

“别犯傻了，让！你老婆不会答应你拿一皮阿斯特去买一头这样的猪的。”

让还在坚持。

“一皮阿斯特，我不反悔。”

奥尔米达斯·贝鲁贝做出一副不屑搭理的样子等着别人出高价，但等到的只是一片嘲讽和嘻笑。

在此期间，女人们已经从教堂里走出来。不管是年轻姑娘，还是上了年纪的老太太，俊的或是丑的，她们几乎全都穿得漂漂亮亮的，不是毛皮大衣即是厚厚的呢大衣，为了星期日弥撒这个她们生活中唯一的节日，她们早就脱掉了肥大的麻布罩衫和用当地粗羊毛织的裙子。

外地来客在被荒芜的森林和白雪包围着的这块未开化地区的中心，看到女人们这么俊俏，有着地道的法国女人味儿，看到她们和法国外省城市的大多数年轻姑娘穿戴一样，怎能不惊奇万分。

克莱奥法斯·佩桑等着独自过来的路易莎·特朗布莱，

他俩并肩沿着田间小路向村里走去。其他人也都乘此机会蹒跚上前去和姑娘们说说笑笑，他们用魁北克地区很随便的“你”来称呼她们，因为他们差不多是一块儿长大的。

皮特·戈特罗转眼望着教堂大门喊道：

“玛利亚·夏普德来那去圣普利姆走亲戚回来了，这不，夏普德来那老爹接她来啦！”

夏普德来那父女在村里好些人的眼里象是稀客。

“萨米埃尔·夏普德来那的地在洪弗勒尔河对岸上游的森林里吧？”

“嗯。”

他女儿玛利亚和他一起干活吗？”

“唷！她去圣普利姆她外婆家住了一个月，她外婆家的人是圣热特翁村维尔弗利德·布夏尔的亲戚……”

这时候，一个小伙子用农民的方式赞美玛利亚：“嘿！又漂亮又丰润的姑娘！”大家的目光一下子都好奇地转向教堂的大台阶。

“那还有错！真是个丰润漂亮而又能吃苦的姑娘。只是住在森林里，离这里那么远，可真不幸！村里这些小伙子谁能为了看望他们而过河到河上游瀑布的上头去，跑上十二多英里的路呢？而且最后几英里几乎没有路可走！”

他们议论着她，同时神气地微笑着，注视着这个几乎是难以接近的美人儿；但是当她跟着父亲走下木头平台的台阶从他们身旁走过去时，他们一个个局促不安，笨拙地往后退了退，似乎在她和他们之间有着某种比爬山涉水和在山林里跑上十二英里糟糕透顶的路还要难以逾越的东西。

聚集在教堂门前的人渐渐散去。一些人在得知各种消息之后回家去了；还有些人在动身回家之前跑到村里人经常在



那儿聚会的一两个地方呆上一个钟头：本堂神父的住处或者商店。那些窄长的租地在森林边缘挨着河流大道的庄稼汉们，已经一个个解开排成一行的马匹，把雪橇拉到教堂的台阶下面，让妻子儿女上车。

萨米埃尔·夏普德来那和玛利亚下了台阶，在大道上刚走了几步，一个年轻男人来到他们面前。

“您好，夏普德来那先生！您好，玛利亚小姐！能遇见你们可太凑巧了，你们的地是沿河最高的一块，而我呢，我也很少到这里来。”

他那坚毅的目光在父女俩的身上分别停留了一会儿，然后好象出于某种考虑和礼貌移开了，但是很快又转回来，而父女俩也两眼明亮有神地带着质朴的渴望和疑问凝视着他。

“哦，弗朗索瓦·巴哈迪！”夏普德来那老爹高兴地叫道，“真可太巧了！要知道我已经好久没有看到你弗朗索瓦了。你父亲已经去世，你还留着他的地吗？”

年轻人没有回答他，却非常感兴趣地望着玛利亚，亲热地微笑着象是在等她说点什么。

“你还记得弗朗索瓦·巴哈迪吧，玛利亚？密斯塔西尼村的，他一点儿都没有变。”

“您也没变，夏普德来那先生。您的女儿，可不是从前的样子，她变多了，但我还是立刻认出她了。”

他们昨天下午曾经去过圣米歇尔密斯塔西尼，但没有见到他，分别七年后的今天，重新见到这个年轻人，听到人喊他的名字，这在玛利亚的心里唤起一种比昨天所看到的更清晰更生动的回忆：长长的木桥漆成红颜色，有点象埃及那长得惊人的拱桥，陡峭的河岸似山丘，古老的修道院隐匿在河流